

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七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脩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之要。一曰行師之要。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勦撫之要。

公蜀人，故情形利害知之甚晰。談之甚詳。西蜀天險，土苗雜居，非撫而之國也。此議宜留意。

蜀府長史曹大，條奏制禦之畧，大約言安南之勢，地之廣，隘險夷兵之距，弱多寡迥異，安不必勦，而須以撫而兼勦之，局乃為得策。

順天巡撫申用懋交代疏曰：切念上薊邊而兼順撫也，與

他撫臣異。而年來榆關之震隣。緊惟艱危之與共。則今日之薊撫。尤與昔日之薊撫異。其必緩其征調。省其供億。恤其飢號。止其追呼。稍為休養民力。不致所在嗷嗷。而後可以言撫。其必備我兵將。儲我糗糧。固我城垣。利我器械。俾匹馬不入。諸夷守戎。索惟謹。而後可以言備。其必薊門烽火無警。畿民安堵。無虞。留有餘不盡之力。聯絡關以內外。百萬軍民之心。而後可以壯前茅。挺後勁。而無慢于遼事。此皆

勅書中。所為諄諄懇懇。以丁寧告。誠于臣。而臣一片血誠。所欲寸寸尺尺。勉綢繆以圖報于

皇上者。雖操縵伊始。勞。盡。無。奇。未。知。其。志。之。果。速。與。之。輻。輳。何。如。而。奉。揚。

聖天子

威。靈。督。率。所。屬。將。吏。自。不。敢。不。躬。厚。以。先。之。剴。心。以。繼。之。者。也。

詔。餉。司。凡。餉。有。解。到。各。要。刻。期。登。報。給。發。以。救。饑。軍。

時樞輔稱五月無餉戶部又云六月已解一半互相矛盾故有此命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渠魁尚伏奉

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姪李日宣狡計陰謀傾害善良願昌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橫異

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
大中構黨同盟逮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配婚目中罔
知國法林喬林改調署選惟賄是聞縱子林堯世私藏庵
觀收銀賣官鑿鑿有據都着削了藉爲民當差仍追奪誥
命內有賍私狼藉者還着撫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劄書
院匾額雖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時毀碎回奏以爲植徒
聚黨之戒

其疏曰自東林以假道學黃鼓呼朋引類桃陷正人乃
就一己之功名沈埋數十年之公論爲

聖主之修民久矣幸天賜

皇上宸衷潛奸屏逐不一庶幾仕路益清再見中天之
宇宙然狐鼠潛伏實煩有徒在今日爲漏網在此日爲
奸毒爲朝野以臣所觀聞尚有數人爲原任兵部侍郎

李邦華以東林高足昔年與李三才謀人爲死黨辛亥一察頗善善類錮之長林豐草者不知幾何人至今清流短氣貞士腐心富平號稱五鬼之首今四鬼俱竄而五鬼尚逍遙爲伏莽舉朝人心之所未快也且邦華之任李日宣爲御史時黨邪害正壬戌一察凡邪元標諸人所愛而欲加諸膝惡而欲墮諸淵者昔日宜陰爲謀主招搖

長安必待計事已定然後徐出春明伴爲迎逆而邦華來矣復與趙藩星羅大甲等等案首陰謀伎計險毒毒腸辣手善類又爲之一空矣故邦華之有日宣如虎之傳翼今雖偷視息奈安知不勾連南其黨召徒黨通消息于長安暗弄其細雲伏雨之神千端至于源任文選司員外副順昌者初以腰州司理肆其傲上官傾陷察友代相史議祇因竊附東林得升吏部與魏大中結黨同盟恨科臣朱童家抗諫鄉元標講學一疏遂將童家例轉蘇松道爾時周順昌居里于童家則部民也乃與魏大中南北交通謀所以去之首倡亂民袒造謗揚使童家不安其位而去且去年汪文書廷杖圓南容居儀真時駕扁舟與順昌會于姑蘇白門之闕謀頗狃路走散都門呼吸相通後文書被逮而順

昌慶托之使，釋釋于途，謀所以出之，即如近日又聞選魏大中于姑蘇爲十庄之飲，大中以一子托祇而順昌

以女許婚焉，此其意欲何爲，益日中已無皇上矣，至于在史部時，給假南歸，至一大船，貨貨充溢

歷沉一舟，狼藉河干，自銀茶露通州之人，至今掩口，又其貪橫之一端耳，原任吏部文選員外林枝橋體質既

庸無一善狀，徒以奸黨粵援，遂以長監，有謂于林亮世于正陽門外私葺菴觀，收銀立票者，有謂江都主簿賴

托英火房送銀一千五百兩，得升河陽知縣者，有謂紹興用川蕭托朱火房送銀一千二百兩，升順

天府判者，有謂寶托朱火房送銀一千二百兩，升順縣主簿托英火房送銀一千二百兩，升順縣主簿

縣主簿托英火房送銀一千二百兩，升順縣主簿托英火房送銀一千二百兩，升順縣主簿

間大口，凡夫一千五百兩，又升銓政之大憲，鄭夫東林諸人其豫者，既不堪問，而如者，又後巨室若此，乃

皇上方以爲仕路已清矣，在廷諸臣亦謂黨人簾伏，庶幾無患，而不知滿朝紳士，爲

國家之隱，謂者正未有歇也，且皇上嘗允科臣之請，將鄒元標等講學書院，改爲襄然

祠，周已大快人心矣，今屆額雖更，各評仍整，是不惑人

心而反爲假學留一赤幟哉伏乞
皇上懲始始終銷萌杜釁將李邦華分別處分並
敕禮部將舊講院石碑立行毀碎則在仕路肅清庶
永息而太平可長保矣

賜吏部尚書崔景榮馳駟歸候病痊起用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先是登萊巡撫武之望題旅順
漸成可守等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爲殘兵被撤急請兵馬以保危疆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爲東鎮回文有據信防應照敕書伏乞

敕下並加酌議以便遵守等因奉

河東復命錄 卷三十一 四
聖旨是兵部並加酌議具復欽此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照得海外之事論者多端非過信則過疑今內議未定
而外勢已更矣敢推本末酌爲平論與中外文武盡剖前
疑一開新局可乎當毛帥之徘徊各島也豈真相奴要害
惟敵是求夫亦騎虎之勢姑苟安焉以觀時變而流窟相
依漸乃成聚將軍于是乎有生氣有幸心而登陸以探之
乘夜以試之間有斬獲張而大之。本。情。

廟堂之上亦不得不過情獎許耀威遠方或一道也俄而
分曹漸廣哨瞭漸西因旅順之弃地而喙息焉見金州之
沃上而垂涎焉豔恢復之高名而先手焉意他鎮之坐糜

大足高
臣于豈所
宜有

而傲睨焉。志本大而氣亦張。則眇視乎同列。局已闢而力不副。則歸怨于比隣。東之于登也。卒多激詞。而登之于東也。認爲諷語。豈待今日而知尾之大足之高乎。傾者撫臣以張振之節制。屬登而爲額餉慮。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爲經費籌。科臣王夢尹、臺臣汪裕、亦鯁鯁難之。科臣李魯生則又切切然急之。逮東將至。殘兵撤撫。臣不勝詫異。而臺臣汪裕、科臣葉有聲亦不勝疑。于是有協和之請。有詰問之請。議論幾同築舍。總屬忠謀。事勢有似搏沙。要非急著。今鎮臣揭已至。而撫臣

疏再入矣。臣有平論于此。夫文龍者以爲征勅之大兵。而

冒險以窺老寨。越遠以襲新城。則誣也。以爲牽制之遊兵。而練舟師以習水熟海道。以通關。則不爲多矣。以爲撫招之地。然而護難民無使爲奴。盡致降民無使爲奴。用則更不可少矣。此東鎮之平論矣。若夫用兵之道。我爲正。則未可戰者。必先言守。我爲客。則未可戰者。并勿輕言守。旅順之撤。張盤原屬倖功。毛帥後遠畧而命將往事。自非鑒前事而轍兵。改圖甚切。南關之工作。更不待言。善乎撫臣語。鎮臣曰。左右肩背。接連之島。度量遠近。圖爲退步。當爲安宅。試觀毛帥孤懸海外。寧不至險。然惟至險。所以至安。制人不制于人。毛帥所長者。專在于是。故崖欲其近也。不欲

其遠兵欲其遊也。不欲其札。今宜令張板暫屯近島。爲揚帥前鋒。養威蓄力。以待大舉。或風日可乘。不時遊兵。亦不得輕騎深入。致有疎虞。其挑澹長城子鹽場口。不費多金。不延時日。鎮臣經畫已見一斑。宜定爲張板哨之地。冬月水堅。仍撤四島。至毛帥動據撫臣微言。張板膚慙。似乎抗旨矣。然該鎮發文回登。則四月中旬事也。所回者則臣部二月未旬未用張板時。

旨也。大率自部咨撫。自撫行鎮。約四十日。則張繼善之調遣。固已在先。回文不及張板。必非有意。至五月十九日。而繼善等突驅兵民以去。則各弁自爭此遺黎而不知主將。

之體已傷矣。又半月而發牌清野，非各弁之矯以飭奸，卽該鎮之善于處過，其口有藉，可無問也。第究觀情勢，則繼善實視旅順爲畏途，而反托張振之爭，駐以速其歸東鎮。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反乘部。

題之改屬以掩其弃，臣有以知其不來，然來守不必也。來哨不可少也。

請再爲二臣平之。搶金掠女之人，應在各島東鎮所據總屬傳言，在東不必信爲有，在登不必爲張盤而揣摩百出。歸咎有功，陳國才之言，亦何足怪。旣東鎮之征辦鑿鑿，而有功自當末減矣。么麼國才置之不校可也。卽如去歲鎮

糧一事其為府廳扣稽領委侵匿總不可知

封疆若輩固多安。保登廳之盡賢。東委之盡善。而動氣傷心。兩不相下乎。故張板之詈辱。亦或板自言之。繼善告鎮臣之言。未必即張板告撫臣之言。今東登信地。從此定矣。願相更始。勿聽細人。察理原情。恕心平氣。無開天下以疑不和之議。亦無示海外以不可知之端。是所望于中外之通達。

國體者伏候

命下。行令各該撫鎮。速克長城等工。食張板設哨。其旅順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悉依原餉。悉依原

派不必更張。曾有功既無別項情由，罪止援進，聽該鎮自行軍法。

賜黃洪憲祭一壇，仍給合葬，以酬講讀之勞。

選駙馬劉有福尚六公主，齊贊元尚七公主。

劉有福，十五歲，八月十五午時生，父劉宗正，母鄭氏。
齊贊元，十四歲，十一月廿六日子時生，父齊敬凱。

八月

御史石三畏上言臣稽京察于今徵三變矣辛亥一案科

始于李三才結連顧憲成攪番世界王箇謀大拜假書一
帑激素望隆重偏听使氣之孫丕揚于是尋一隻手障天
者可布彌天之陣遂相與傾附曹于汴以其能申胡炳出
死力護王之翰王林把握定也故雖已非常少而不顧雖
既管外察而不恤湯兆京王宗賢朋比為奸一時正人如
喬應甲劉國縉暨瑛京堂王紹徽輩驅逐必盡許弘綱幾
欲調停便見排擠徐兆魁屢疏糾正又見柳榆南中賴丁
賓董可威等主持不至傾覆然及矣此一亂也幸而天

心厭亂，數極則返，變而爲丁巳一案，有一世山斗海內師表之李銑、鄭繼芳、提衡于上，孫紹吉、韓浚、趙士諤諸賢分理于下，掌南察者又得於倫等，咸稱平允，衆正盈廷，群小奪魄，一時宵小如五鬼等輩，抱頭鼠竄，詩所云，白雲漶漶見晚自消，意在此時乎？夫何正人之心嘗淡，淡則不相比附，邪人之心常濃，濃則爲勾連，暗中伏窺，險處設機，延至癸亥一案，從千謀百計中，擁載一窮天極地之大惡趙南星，助以嗔貪之張問達，群小在局外遙制其柄，局內者不得自專，流毒播虐，天日爲黑，而南察應陳陞掌管，王允成等惡其不便已私，計令外轉，而驟用察處之涂一榛，與王

象春、狂逞、狡弄、南北正人、一網打盡、物故者、無容置喙、其
借察害正曹于沐等諸人、未經削斥者、作何究處、管察于
允、丁賓等、未經起用者、作何優異、被察諸人、於倫等、未盡
洗錄者、作何拔置、務期徹底清查。毅然施行、國運幸甚。
科臣吳國華直糾貪險部郎曹欽程、奉

聖旨、曹欽程、既以力攻群黨、况見在陵工督理、不必苛求。
周詩雅、熊江、作令時、大千物議、近乃屢登荐舉、非緣行賄。
定是徇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意、顯是徇情報復、周詩雅、
熊江、吳國華、都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疏言曹欽程少年押比、併優、浪遊荆楚、并周十二爲義
父、已不齒、計十林矣、及其令吳江也、所信、所責、寵任、克

皂視富民爲奇貨，尙車吏爲外府，人命囓賄，勢至千餘
詞訟索賈，輒輸數百，昏憊民之拾原，巨室因以一空，激
運軍之鼓躁，冠服與乎盡毀，各有主名，不勝臚列，臣當
年奉使，往還時一再過其地，親見扑殺累累，家啼戶號，
常私嘆曰：天下有如此狠吏，居民上耶？后聞竟盜庫金，
若數千以去，致極臣彈劾，且監其親屬追比，以爲可永
細矣，詎意免脫，保巧繩營轉工，遂附炎炎之勢，結江文
言爲義兄，仍求其女四姐爲養女，自是交情濃熱，力求
速化，司數月旋晉工曹，越至局改社，臨免警騰落，
聖治一新之躡出矣，若謂所舉者半是波辭，所推者悉
係名流，便可附正人君子之列，庸知反攻其同類，報伏
其私仇，總止是先發制人之計，吾誰欺，欺天乎？吳門之
士，庶堪欺乎？通國之耳目，堪欺乎？又且凌轅同色，自肥
爲夜郎王，必欲阻甲可若台諫之路，而暗肆中傷，則
毒甚也，傲視同列，自認爲遼東系，必欲奪李讓中
陵工之差，而曲加排擠，則狠甚也，百計盜公家之金錢，
陵工未竟，而謀管木版物工價，一切抽取，罔念甘壞之
詞，非卽平理工食，加二扣散之故，習乎千金，毀劉弁之
嬌女，正室不容，而寄之他所，長班皂隸，俱得入閤，則頗
嗚薄之堪，非卽淮楊買妾，久泊關門之故，智乎，汪文言

臨歿，語人曰：吾罪惡貫盈，忝提不在，獨曹欽程爲吾所
援引，以有今日，而亦倒戈相向，吾死不瞑目，亦是徒受
伏之實証矣。猶且揚揚得志，瞞天說謊，某當路是吾家
獎，某金吾是吾通家，到處誇張，逢人煽惑，假以籍長安
之口，而孰知始有識之羞哉！以司收則如狼如虎，以立
朝則如尾如鼠，以曹郎侵台諫之權，既罪在躍台，以冠
裳工租稅之行，又罪在陰蔽官繩，部若而藏械，獨深人
說痴類，而流刑甚烈，則欽程之檢那，可輕貸乎。
忝欽程事多真的。

追奪李朴于玉立誥贈

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壇

先是科臣李譽生請以首善書院改作忠臣祠，已得
俞旨。竊照書院房地原係本城大時雍坊官房，先該憲
臣鄒元標馮從吾聚徒講學，占作書院，而又鳩斂十二
道公費銀二百餘兩，蓋造此院，據去輔業，向高碑文所
記者也。疏查比時正廣寧失陷之後，川貴告變之始，又
山東妖寇猖亂之際。

或曰此輩
皆正之言
不必錄不
錄使人不
知其詳

主憂臣辱少具有血性者孰不思臥薪嘗膽極瀆救焚而乃高足濶步立戶分門據都城扼要之區標榜高懸微文勒石群然孔孟相推不但清談廢事置

國恤于罔聞而當呼吸安危中外洵洵之時笑口高談冷眼旁觀其幸災樂禍之為無

君無父不道之甚者也賴有諫垣諸臣如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呂言力排非盟解散而三臣禍不旋踵其結

連之勢党與之繁固已布滿要地矣自是而後盤踞要津魁合私交察典任其主持人位恣其擡取而皆書院

為之招也故計海內之為書院者其最盛有曰如東林

如閩中如江右如徽州不為不林立矣而若輩以為散

處于野不若聚于朝可以建鼓登壇惟所號召故官偏處此以與

皇上爭統一之大權吁彼心良亦無將也茲幸

乾剛大奮離照當天闢邪党而禁私門天下曉然知化

奇柔以遵王路世道漸次澄清而新咨古路諸臣皆能

駁邪指佞日無虛牘臣何敢更有釐求但書院設改適

朕延視日思振本塞源尚有假于中者不敢不以入告

也蓋今日之邪党昭明然皆古風望氣依草附木所謂脅從之流借以躡取顯位者耳若夫號為南北土壘手

執告耳。互相輝長。如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西。三大頭目。尚無恙也。東林書院。其來久矣。乃李三才。科飲東南財賦。場小民膏血。爲之修建者。良田美宅。不下數十萬金。孫慎行。與高攀龍。董穴其中。肆行穢事。其用以交結津要。納賄營私。皆是物也。如租田戶。脫逃。扇輓千余。後來硬不完納。近日借口災傷。逋欠尤多。有司不敢問。辛酉。鄉闈賄買舉人。以洪範七字。暗通關節。而孫高子弟。並列賢書。此而可爲。孰不可爲乎。且慎行窩盜有據。縱妻任李。大爲盜。當卽捕獲。却怒辱張孫。又詐騙七百多金。竟致之死。及李大行。劫丹陽。再犯。而慎行若無以解。其惟誕不經。如自誇成仙。常有金甲四神看守。未來先知。一日驚說。

神宗差人來捉。賴金甲報知。避過。鄉人謂爲大奇。倘果有之。

神廟在天之灵。終未忘此好也。閩中書院。原係魏監張永所置。私第也。忝慈忝怨。爲阱國中。永亡之後。馮從吾占爲書院。并未所侵官地民田。計千百。余盡歸院。藉蓋此郡。鳩之藏。豈止盜泉之水。而從吾居之不疑。理學固如是耶。乃從吾居家。居鄉。克穢種種。如逼死胞兄。卽吞謀。孤侄。申取其腹。田四十畝。而以邊。瑯。與之。至其任。汝

憤死。一富宰曾托以遺孤，卽整李其產，至與一貧士爭分，豈有此滅天倫、昧人理而儼列衣冠者。頃猶恣口橫議，通書京都，膺制當路。張牙露爪，謀欲劫案，未已也。至其爲陝兵害也，每日聚講，勸費府縣，俱給從，彼此來往皆驛，遲應付，如河東延盛例，不入陝城，非有以合講而入者。長寧二縣費至二千余金，道路忍賤，陝蜀人經遊聞之最真也。徽州書院則皆富家巨賈，走集洪輪，其費更巨萬，而以余懋衡主之，群不逞之徒附之，所謂銅山金穴，爭趨如鶩，而年來鄭三俊、甲茂良等拾綴而歸，皆于此半得力也。若江右書院，其來更遠，原自有理學一派，清議所自出，而無奈鄒元標出山，潦倒反借氣勢于東林，牽引于西北，至劉一原、孫炳謨當國，攪亂清而弊党亦少散漫，置之不論，可也。蓋書院雖有數，而脉絡總之一條，南北相附，不知凡千里，而與雲生，尺澤可以行天，朝野相型，不知凡千輩，而後動前乎。高自爲叫應，其人自縉紳外，宗室武弁，琴監儒吏，星相山人，商賈技藝，至亡命罪徒，無所不攬其專，則遙制朝報，擊肘逸鎖，把持有司，武斷鄉曲，無所不爲，其言兀內而彈章建白，外而舉劾條陳，書揭文移，自按審重情。

以及詞訟細事無所不聞說數年以來民生不得安堵

朝廷不得收正人之用而受嘉言之誥謂非若輩之所

崇卑而不持比也其巧借最大題目以箝制正人一空

移宮敢干啓發宮闈首發大難而一時聚听件件翻騰

清世直貽

兩府以不自而虧損
皇上之孝思今無改正實錄宜布史官直書日禮規規

能千言汗漿

先朝可終置不問乎伏乞

勅下各省直撫按官但凡有書院處所盡數撤改將房

屋田土逐一登報並行估計變價解助

大下不許隱漏其或見任官員再有枉道合講驛擾一

方者嚴加禁止頃聞王之案史記事革致制脚藉以迨

勢數多勾連隔縣公然發罪馳驛人民苦之一聞傳憲

臣爲應平議悔其地始不敢動夫地方有嚴正風望之

撫而邪党開風綿足則爲撫按者驅邪除害豈異人任

半若孫慎行馮從吾余魁衡三大頭目位尊勢重未經

聖斷立裁、使聖度播於法、不貸于渠魁、而一道同風、舉世歸于

皇極、惟所祠死難諸臣、莫不含笑九原、曰、吾等殞身殉國、死有餘榮、若輩聞

上行私、生有餘辱、其爲勸忠貞、而維世教、關係尤大矣、敬循我掌、詳究書院之宮、語涉冗長、並懇

聖恩鑒宥、施行、

上御經筵、面諭閣臣等、楊漣罪惡多端、今雖在獄身故、其未完贖私、行彼處撫按立限追比、

賜黔國公沐昌祚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大師祭十六壇工部給價差官造坎、兵部行文該省護送喪柩至南京祖塋安葬、仍與議謚、

周如盤、丁紹軾、黃立極、馮銓俱入閣辦事、

立金柱

時海外

獻俘中途更換戶科楊文岳上疏請

勅部嚴查以核軍功其畧曰聞毛文龍春初折木城等處
之戰俘獲多功舉

朝言之無不色動頃接登撫武之聖疏云七月初旬毛文
龍差官江崇教等各解到首級一百二十顆活夷三十一
名內遊擊董武周所解七名到中路逝去二名當卽拿獲
其一名情急而死又云董武周稟稱所解七名行到廣鹿
島忽毛帥差官毛承選解活夷六名趕來持令箭稱前達

俘六王子營家。今有機密重情。着速將前達換回。耽讀之。不勝疑慮。不勝驚悚。夫以兵家之事。數千里之外。風濤海浪之中。須萬分隄防。始保無事。乃解官疎虞。致俘夷後。而逃逝而歿。徒斬首以報。斯其真偽。已不可知矣。至更換一事。猶屬大異矣。獻俘之事。奏之。

皇上告之。

宗祖用以遠播威德。明示寵綏。此何等大事。爲毛帥計。果係臨陣所擒。卽前解已行。后有俘獲。不妨陸續解報。倘或來機用計。事于隱密。必欲生此數夷。借以爲用。亦宜別其名數密具。

皇上陳其機密之情，揭其慎重之意，乞以暫留東奴未嘗驟至，乃不憑符信，不聞移。

奏忽然解來，忽然換去，人不同，名姓不一。前解者不審，何以處發，后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易。生既不重殺，亦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豈毛帥所以按罪致誅。

奏凱勦王者，而可听其若是乎？又豈

皇上所以宣威四海，頒示天下者，而可听其若是乎？此等舉動，以報功則似混，以對

皇上則似欺，以嚴邊情則大易。萬一狡奴設計，探我動靜，

乘機挾詐因而用我人以示假既合舉以示真驟然追來一時莫辨而解官混混若此不猶可深慮乎然此亦憑解官與通官之言耳就其前後應時支吾不一彼繁累而來前之解者真耶假耶後之換者真耶假耶以彼代此以茲代生其逃或者在未換之前耶在既換之後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其解其換俱出董武周一弁之手且登撫疏末云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恐解官中有別情今俘夷將報功且夕此係邊疆大事臣不可不核實而深計之也伏乞

皇上嚴勅該部查審真偽令速行回奏方議紀錄仍諭毛

文龍以後開報軍情，須急加敬慎，務求真實，以副朝廷委任責成之意。庶人心知懼矣。極輔豫承宗汰，開門冗兵，歲省餉七萬有奇。冊封任氏爲容妃。

諭內閣

聖諭朕惟踐祚以來，日夕兢兢，思復

祖宗封疆，奉行

祖宗法度，共與二三大臣及諸百職事，三令五申，至諄切矣。念日今逆奴內犯遼左，戒嚴我

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畧，賜之尚方，賜之璘玉。

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卽位之初，始則托病卸
肩，哀應泰而遠陽亡。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
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
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
岌岌未寧，斯其罪難擢髮數矣。迨三尺莫追，復百計鑽求。
其策甚則有周朝端十日四疏以救，有顧大章妾謂罪屬
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魏
大中表化中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賂，動以萬千。又

安問

祖宗疆土與

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漣等置之于理。頃八月二十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奏曰：此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鑿髮切齒。此蓋廷弼奸謀，不得肆行于朝。今又敢以流言煽惑于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滿盈，罪在不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况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詣于章疏，再四詳繹，宜亟加所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論來，具見獻書忠懇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速決了，以爲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之戒。特諭。

刑部奉

決燕廷弼

聖旨、熊廷弼罪惡貫盈、既已正法、還着傳首九邊、示衆、仍
追奪誥命、家屬人等、着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卽時驅逐
出境、不許潛住京師、如有疎縱、一併嚴究、不饒、

特觀忠賢以妖書謀逆等事、坐將應陽乃徵孽奸之實、
而廷弼之死速矣、

九月

御史張繼孟謹陳江防八要一察官吏一清盜源一稽戰
船一嚴會哨一足兵食一肅鹽捕一嚴操練一除民害

清盜源以靖江海臣訪孟河地方江海交匯之處素爲盜賊淵藪每冬春水涸回空被艘及民間貨艇悉由此河以達三吳一入于口窺伺劫掠猖獗特甚至于次州京口等處夏秋潮水泛溢二三壯丁撐駕小艇作括漁艇倚晚泊于岸邊遇有壯艇孤客急欲渡江者探有貨囊賺入大洋不知所終又有一等雙棹沙艇專泊劉河崇明孟河口瓜州儀真各港口交通積年埠頭經紀攬裝客貨至夜深僻地或勾引賊艇或謀殺商人往往有之皆由不肖營官受其常例任伊出沒實爲江上厲階且以江南吳淞劉河等港正與江北狼山等營對峙出巡官兵與賊艇對敵追趕或至南北信地賊艇拋棄財物不肖官兵利其所有不行并力擒拏縱放橫行養盜貽害莫此爲甚以至夾帶硝磺蘇木等物出海通夷回則戴犀角象牙馬尾等番貨而來則此輩夷之防又

不可不慎也。所宜令各江防海防及各州縣并各營官
兵有能潔身任事悉防守偷襲大盜及通番私艇即行
獎賞紀錄如因循積習仍蹈前項諸弊者事發之日除
正犯以律議寬外各任職守官分別恭處嚴駁船以實
信地邇來將官優游解怠派信官兵姓名文冊絕不出
江一查任舵兵安坐私家泊船港口或令一人看守似
此曠役仍行造冊支撥上下相蒙不獨有隙而官哨不
知即船泊岸次經風日保無不朽壞乎如近日狼山周
橋營兵船百隻見雖修補而無無裕派信船五斷不能
水棲彼有責伊擒獲庸可得耶所宜令各營船兵時時
苦蓋船隻住以為家遇有盜賊出信奮力擒獲仍一面
放砲鳴鑼知會鄰信船兵協攻追勦一有擒獲有功員
役分別獎賞如有船無兵出關淺灘又有兵無船雇募
應點者查出以軍法究處嚴會密察巡檢江海信地
遼闊原設會哨之所令南北各營總哨等官率兵駕船
每五日一次會于適中之地隨用私記印戳于哨單哨
簿其南北上下將領官亦令每半月會哨一次徐至附
近有司用印鈴蓋使官兵遊巡江上以嚴軍務以銷盜孽
甚善也邇來將官懈惰總哨徐安預將哨單差一兵持
一帖齋赴有司請印到期亦令一兵執簿填寫了事官

兵交換何以巡檢所宜行南北各營將官嚴令總哨悉
 遵舊規如則駕船會哨附近有司又驗人船俱到方准
 用印各兵俱要南北面會互相用戰如仍前因循欺誑
 除哨兵以軍法行事外將領參究用印有司並行議處
 定兵食以實營伍年來疆圍多被兼以水旱頻仍欲防
 不虞則無如練兵足餉為實着乃近有不肖將領希圖
 兵糧任情占役以致營伍空虛且慣于冷補熱補之法
 一遇巡閱緩則借彼應此急則募民項兵一旦有徵將
 何恃而不恐又有不肖將領減耗兵糧致激鼓譟往往
 有之至于伍營虧兵糧在原編州縣有司征給每雙月
 填簿報查迨末歷年延遲拖欠全不依期解發致令營
 官申請軍兵泣訴至所報支解數目漫無稽考此係兵
 食大計毫不容緩者所宜行各該掌印官速查應給某
 營衛糧餉銀兩并以前拖欠者盡數征解以憑支給毋
 容杆猾糧餉侵欺如仍前拖欠定以故違軍机參處應
 鹽捕以緝鹽徒訪得沿江近海處所有等鹽徒撐駕四
 槳快船出沒江洋公然無忌名為鹽徒實行劫掠事發
 自認私販問罪結局事完隨復入夥肆劫商船是鹽徒
 即強盜也蓋緣巡鹽員役或養盜分贓或月受常例甚
 爾坐駕小船指名盤詰打劫商貨是鹽捕矣一強盜矣

各府州縣印官嚴責鹽蔬員役務于各該地方晝夜巡緝遇有盜徒船隻即將擒拏如偷安不緝仍受賄縱容並借稱盤詰及行劫掠事犯之日除將正犯重究外各蓋捕官定行參處嚴操練以鼓士氣國家厚餉以養兵將原欲開習武藝爲有箇無患計取然則力在兵而將兵在將必爲將領者熟于步伐精于騎射然後責兵以練習誰不率從逆來各營將領紐于承平徐安作姪持帶長袖狀似儒紳舞女歌童酣恣夜飲鞍馬弓矢漫不親故出入乘輿而驛俱生肉矣一遇巡閱間托二豎即稍知操作而矢之上天入地者每令傍觀胡蘆令之乘馬則按轡徐行若不勝惴惴然夫不自開習而徒責之兵庸可乎臣謂閱操時務須騎射遙試射以觀其功力騎以觀其胆威二事兼優者給以上賞仍行紀錄如兩不相兼漫無一長者分別重輕以軍法究處庶無事而練習有儆即可無怯然矣

奏公江防八要着着宜實心舉行而此尤要中之要故詳誌之以便當職者省覽

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曰定相術曰儲經略曰選將領曰

曰阜軍糈曰惜才臣口尊言路曰鼓邊吏
詔推官須計開列名不得混在木內

罷大理寺卿曹珍以刑科濟士開論之也

吏科黃承吳進卽佐銓政疏其一嚴州縣之舉其一疏部
屬之壅其一預邊才之儲其一清吏胥之弊

御史賈繼春上言逆臣身已伏辜不赦之罪未明借題之
奸當破請 蚤定爰書宣布中外疏入奉

聖旨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
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申通王安仍爲移官之
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

衆恃強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逼令踉蹌出宮。

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即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疏揭明斥于前。天贖朕心。憬悟補封于後。將如終蒙蔽恩。禮有虧于朕。皇考且不得爲純孝。郎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况與魏大中周朝瑞。章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朋上行私。黨護廷弼。夥壞封疆。鉄案既定。猶貪其重賄。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及汪文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其罪。剪所忌而肆其兇。信口裝誣。毫無影响。肺肝如見。欲

金網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揚漣等雖追庄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即送法司將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其招詞從重擬罪限十日內問結仍送鎮撫司追贖爰書既成就依這本上說的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惑衆其傳紀小說便著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衆之罪

門工成賞敘諸臣存差

大學士孫承宗奏報關外哨探巡河陷沒大將奉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具在姑令戴罪立功樞輔身膺重任着一力担当督撫道將嚴加守備務要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時關內道劉詔查報前鋒營總兵魯之甲原為東哨按
濟離民統領官兵于八月二十一日申時右屯衛起身
會同錦州駐防前鋒營參將李承先領于二十五日未
時抵三岔河原奉馬總兵傳調各營遊擊金冠等船隻
魯之甲見大船未到隨于二十六日辰時用小漁船六
隻每隻止渡七八人船小往廻不能多渡先發該協千
總馬吉爾守船等統領有馬官兵一百五員參將李承
先發道軍備張文舉郝白演等統領有馬官兵二百九
十餘名過河先往效州去訖總兵馬世龍于二十六日
自右屯衛起程到三下七日抵柳河口見魯李二將已

李承先
首之中
錢氏科

發兵馬過河慮恐軍弱隨差定武營都司張邦才統
後勁左右并冲武營及該鎮標下兵四百餘名過河前
往效州應援有魯之甲邀同李承先于二十八日五鼓
又帶鎗砲手八百餘名過河在東岸州子集設礮營壘
結鞦韆橋間有先發官兵于二十八日五鼓至趙州攻
城而效賊早已知悉烽火已傳伏兵四起眾寡不敵我
兵旋即至散也遂賊隨逐追到河當有魯李二將營未
下定營喬未成奴賊突至而前連放數砲賊亦受傷頗
多李承先手執烏砲打放遂賊數名聞泚水洋墮裝放
不便遂頭中二刀而中一刀身中一箭而死魯之甲亦
被殺傷相繼投水而亡中軍錢應科亦落水而死也
兵科李魯生言自柳河覆沒科書多年就中情節終未
瞭然樞軸有疏鎮臣有報詳其語意各有異同舉其指
歸只一回護數日以來公車之費詰問責備幾無遺情
矣至道路所傳率言有魯自強者昔爲降虜生員今爲
歸正遊擊踪跡鮮異言語詭任報稱四王子住在錦州
虜兵不滿三百我師過河遼民即殺王子殲其衆以歸
甯事者輕信便欲邀此奇功以爲撒手之局而不知其
中敵人之計也兵至城下寂無人城上鼓掌大笑四
面伏兵盡起我師奔逃無敢戀戰殺戮輝踐枕藉于途

刻既堪憐生亦拘指有言喪官兵幾萬好馬數千者有言只幾千幾百者聽之舉我精銳往遺之禽饒幸不得駕言東哨所謂接濟邊安得此魏花水月不即不離之語而庸之我氣既喪我心必起懼而思圖亡羊補牢則此一役也未必非提備人心之具而轉危為安之機也

皇上上門見萬里不遠治具其溫青器論望其策願防

守以固圍焉功不以少挫焉念然

聖情傲成天語輝煌爰爰乎有一重門限之慮發寇

在門庭而不能一夕安枕者則東征將吏當何如欣喜

于德徽惕于威名思報効以益前愆而免後罪也乃東

方之禍害愈甚懼之者病愈急古人馬革裹屍與海

討賊輸巨國耳人情而善病至是職望極特即出治軍
簡士馬詩軍實收子聚並探賂其右屯錫義之兵于寧
遠與撫臣從長計議簡道臣之宿有寸望者使之監軍
堅壁清野深溝固壘邊賊不得西突人招燒燬兵快寧
帛火掩旄埋骨以行三軍之氣急治金冠世世下起之
其以謝河上遺魂又移文毛帥令之出奇牽制使叔讓
顧不得一意長驅庶重鎮可守而神京無虞上以詳
皇上東顧之憂下以贖輕舉誤軍之罪臣非桑榆之收

而且得以
病解也。

戶科陳序互糾大慙以清伏戎奉

聖旨孫居相身賣東林賄膺節鉞托名問餽銀至二萬一
千有奇又票取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着該撫按
提問追贓助工悔之煥以孫居相爲介紹出趙南星之門
躡巡撫入王安之幕固結私交及楊漣過麻城盤桓垂涕
黨惡異常并有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此時人情水火議論玄黃要之是非
自在久而愈明並存之可以參觀耳

御史卓邁上言巨奸之典刑既正忠邪之流品宜分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首周朝瑞楊漣受賄黨護

尚
在
追
贖
楊
鶴
江
秉
謙
夏
之
令
存
救
有
據
即
係
同
惡
本
當
重
究
姑
從
輕
削
籍
為
民
當
差
仍
追
奪
誥
命
蘇
瑛
示
合
中
林
一
柱
力
犯
克
鋒
致
遭
排
擠
俱
着
以
原
官
起
用
鄭
國
貞
從
重
議
處
該
部
知
道

御
史
倪
文
煥
疏
薦
邵
輔
忠
劉
廷
元
姚
宗
文
盧
謙
孫
居
相
史
記
事
夏
之
令
李
孔
度
奏

聖
旨
崔
景
榮
東
林
的
派
倚
奸
細
劉
保
為
腹
心
着
削
職
為
民
仍
追
奪
誥
命
李
微
儀
曾
未
肯
不
准
起
用
還
着
該
部
查
核
具
奏
李
孔
度
毗
昵
邪
黨
削
職
為
民
夏
之
令
極
詆
毛
文
龍
幾
誤
封
疆
着
錦
衣
衛
差
官
扭
解
來
京
究
問
吳
世
科
冒
濫
兵
餉

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追庄助工一切私記私揭粘貼通
衢者着緝事衙門嚴拿究治

賜太監魏忠賢印信

削科臣解學龍詞臣侯恪職追奪誥命

時智挺疏恭學龍言其薦劉宗周王象春王之案恪結
交魏大中魏希孟穆昌期故也

御史趙胤昌叅李璣劉懋爲門戶渠魁奉

旨削藉追奪誥命

丙寅願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左都御史王
紹徽副都御史徐大化僉都御史潘濬大理寺少卿吳之
皞倪思輝潘文寺丞張論臣啟光孫杰等具爰書以奏曰

顛大章與已故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汪文
言皆以狂悖竊附威權慣罔上以沽名悞崇姦而謀利堂
構無恙何定策之敢言社稷有君孰垂簾之可託自汪
文言潛通線索致王內監突起風波斗曰日后可虞漣曰
移宮宜亟直房密計疾如風雨之至令康妃踉蹌失措
不知禍之自來禁裏傳呼勢如剗剗之臨即

皇妹亦號慟堪憐曾無言之可訴乘

皇上諒陰之始得以恣行快中涓報復之謀惟其所欲燻
衆聽而背遺言惻先靈而虧

聖孝有臣若此法可勝誅猶且招搖作勢標榜爲名斥異

已之賈繼春片言刺骨進黨同之周朝瑞三辯銜恩曰誰
任擊排則袁化中魏大中拳勇可藉曰誰供願使則顧大
章繞指堪收角立門牆旁開徑竇吐咳雨露既饋遺之日
來吃叱風雲且陞升之在手最可恨者封疆大計亦若視
爲等閑失律元兇猶欲加之保護在熊廷弼不惜以培尅
所入爲續命之金丹在諸姦不難以齒牙之餘顯錢神之
力量或飛書以緩頰或饋奏而連章百方羽翼之恩其
法網之漏是雖谿壑之無厭亦皆門戶之招徠總之植黨
者必先假義以移宮一案爲名高而羣邪爲之響赴招權
者須樹人以救熊自助爲隱念而國法爲之弁髦獨不

思飯王猶溫。正臣子思慕未平之日。垂裳伊始。豈羣邪跋扈肆志之秋。若非洞見于一朝。幾致貽譏于萬世。五載之逋誅已正。兩觀之瘵殛難逃。雖同鬼錄之先登。猶幸丹書之具在。罪惟自取。律擬從公。剖破羣疑。川彰 乾斷。當天日月。盡掃魑魅之踪。募地雷霆。坐散諂訛之黨。疏入。

上詔曰。楊漣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兇惡小人。目無法紀。素與內侍王安互相交結。妄希定策。首倡移宮。夤緣作弊。扶同奏啓。威逼康妃。虧朕孝德。又與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結成一黨。紊亂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不赦。乃敢貪其重賄。共為營脫。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賴

九廟神靈罪人斯得誅心定法律當情真雖已瘵歿固園還當戮屍都市姑從輕典以示法外之恩惠世揚同惡相濟不得獨寬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從重究治招詞問擬詳明情律允愜便依議行仍遵屢旨宣付史館頒行天下以昭朕仁孝平明之治以服天下萬世人心未幾惠世揚逮至鎮撫司鍛鍊成獄與楊連等同招獻上

詔曰惠世揚借汪文言交結王安擅入內直房聽其指使同楊連左光斗倡議移宮威逼康妃目無

先帝且黨邪害正罪狀非一寃問既明着送法司再加研審依律從重擬罪仍宜付史館垂示將來爲人臣不忠之

戒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八

秀水

沈因元撰

十月初一日

皇子生，隆容如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俸。

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

某衙門某官臣某，臣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明德維馨，福祉延綿於寶籙。

玄穹樂眷，禎祥茂發於璿源，慶溢

宗祊，驪騰寓甸，恭惟

皇帝陛下

孝隆四海

仁育羣生

宵旰憂勤總萬几而無逸

帝親饗格敷八政以克虔既協氣通於神人宜履綏申于

祚胤

乾元爲父甫御鴻圖之五年

震索將男適頒鳳曆之一日共美吾

君有子行歌

主罷得人將山川草木之生輝自南北東西之感

恭聞

玉葉之敷榮愈覺葵心之罄切受

天百祥觀

帝子之生育原

聖多比封人之祝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惟忭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

川湖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言水西安會向化日久忽

因蘭逆搆構用兵四年尤爾負固者蓋緣無

主以連絡諸夷成合從之勢且見我單虛生欺藐之心各將士非不奮勇一入其境林谷深茂而戰潰元兇或入山洞或入鄰夷一時卒無撫法故雖以諸臣之戮力而猶未慰

皇上之懷臣肅將

明命嚴問無將之罪仰體

聖慈仍宜不殺之仁備其自省夙愆擒逆求贖三孽見殄一面可開願受任專征職在討賊若非震以

天威安肯遽就戎索屆查安酋地方千有餘里內則四十

八目分據要害，外則仲苗等苗爲之羽翼，計能戰獯苗不下十餘萬，自播州改流，蘭穴蕩掃，苗之東北已失二窟，今所倚爲援者，多在烏撒，而所恃爲險者，不過思圖耳。滇之正兵，須出沾益，過效良佐，開之謀，而又另布天生橋、尋甸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宜臨畢節，扼諸夷合縫之區，而另抄出龍場岩，后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繇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逆彥巢穴，而另繇綠廣、鴨池，以搗其虛，粵西之兵，徑出泗城，分頭策應之方，布置既定，八道聲勢相連，臣率大兵繇遵，又約定期會，鼓行竝進，俾令應接不暇，戰守兩窮，料此狡夷，不難撲滅，願遵又郡城逼近，酋地集兵，匪易。

運餉尤艱自江津挽舟五日而至碁江自碁江起旱八站抵郡城較之偏阮運黔省路不相懸而險更數倍臣以移駐重碁須兵集而抵郡餉集而治兵未有當大任而可嘗試張空拳而能作事者查據戶部給發黔餉一百六十萬據該省布政司揭帖自正月則以寅支卯糧隨到隨給已去其半臣意欲取之于蜀公私罄竭實無點金之術欲分之于黔自救不贍不勝剜肉之痛竊念部議既置臣以重地必濟臣以資糧盡解望極終屬無濟臣今不敢張皇妄情姑求

皇上

物下先付臣一百萬俾可經營倘憑籍

天威立致底定名爲多費其實節省也事權在握不便遷延已檄湖廣布政取三十萬兩又檄四川布政司免米十萬石暫爲料理以樹先聲外伏祈

皇上軫念俯允臣議

勅下戶兵二部卽爲給發自後不敷容臣陳練請俾可早發期會勉其愚鈍地方幸甚

上宜兵部尚書尚第至文華殿

賜尚方劔坐蟒玉帶銀幣經畧遼東已而復接

聖諭曰朕覽卿奏有開誠布公集思廢益之語朕心嘉悅

念自逆奴發難以來、於今八載、征兵轉餉、宇內騷然、選將
練軍、泮無實效、致天誅之尚緩、實人謀之不臧、特允廷推、
授爾經略、文武將吏一體提衡、進止機宜、不從中劑、果能
誠心任事、何事不成、公道待人、何人不奮、眾思既集、便能
擇善而從、忠益既廣、何難同心、共濟毋徇情廢法、毋偏聽
生奸、毋以意見爲聰明、毋以恩仇爲誅賞、務使將吏用命、
士馬飽騰、戰可犁庭、守能堅壁、順時以動、無倖末必之功、
好謀而成、無中巧嘗之計、意氣無朝盈而暮息、謀議無先
漏而後行、事事經心、時時驚懼、大張撻伐之績、仰紆宵旰
之憂、克踐所言、用慰朕意、功茂懋賞、朕豈有靳焉、爾往欽

哉故諭

諾勅房辦中書合人事吳懷賢下鎮撫司獄

時值逆璫魏忠賢竊窺神器中

宮闈傾陷忠良市威箝制懷賢日擊不平每聞邸報有
指發逆謀者及揚逆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痛哭遂加圈
許旁計當知任守忠即時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
新勅侵冒竹璫撤回懷賢以同鄉眼其不阿道者倚之
有事極心反反正不違之句詞多激烈凡對同官及縮
紳親友并手札往來譏寓感憤義形于色詎意同官傳
懷賢左右矣遂指逆僕程遠德贈以東廠富貴將平日
圈註疏稿及書牘盡送逆璫增大怒曰甚等官兒敢如
此犯我逆處他處徑差并射百餘席捲寓所將懷賢鄉
榜臣妾丘氏子原監吳道昇并西席貢生程子古皆繫
之去懷賢曰我獨當之汝輩死無益於是于古得免到
廠嚴刑董掠體無完膚逆璫楊劉孫雲鶴無計獻媚誣
砌投結東林賄納左光斗等妄談

朝政矯

有孛送鎮撫司遊彪許縣說又非刑炮客漢旬餘日而
懷賢已斃杖下矣妻程氏在籍驚變而死女及幼子道

照高勸而死舉家亡散行道傷寒幸逢
聖神首出其子吳道昇上書訟冤得

贈工部
主事

御史潘汝禎疏叅那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

兵部侍郎劉萊布政陸完學

萬曆壬子間汝禎初入臺中即叅劾朱世守劉崇義朱
光祚曹于汴四人為刑養喬李村所糾辛酉冬那國銀
復人以諉學臣太甚為鄒吉水論罷至是又以片言起
用遂借門戶論列朱世守為鄒吉水一黨楊一鵬請納
忠世揚得人銓曹又藉楊連氣頗橫擢京堂而劉崇義
張至發攻徐兆魁媚孫居相并許以紙剛趙煥蓋受轉
皆賴崇化中爭攘之力陸完學東林
健足

泰請重加懲處
何其已甚耶

兵部主事徐日久疏列總兵馬世龍貪淫驕縱請申
國法竟以此削奪爲民

十一月

旅順城成

停刑

南道梁克順、疏參梅之煥，撫按提問追駐。趙時用、陳以聞、
削奪。

先是論者欲坐廷弼以逆罪，故之煥力言以明其無。亦公道良心之所在也。奈何科臣陳序已參之，削奪矣。而克順復爲風影之說，遂以誑私。至重以提追助工，不亦過乎。若趙時用，則謂其曾荐廷弼，陳以聞則謂其結納楊左千高，趙賀諸臣，此不過借題獻其又無足怪。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彥世廕，并

勅山東鄒滕等處所築京觀路碑，生祠，宜盡行摧毀。

言妖賊未發不能銷萌既發不能疾勦遲遲不決致賊
勢蔓延民生魚爛乃會皇入寇若非亮守孫朝肅之堅
守總兵楊摩基合兵破賊尙得侈口言功耶京視碑
祠適爲議者所笑即其在事之勞昔階蕃錫足矣予之
世廕則無以爲軍功勸
玉佩之論當不爲苛也

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再疏叅原任禮卿孫慎行株連去輔
業向高舊家臣張問達并請前後論進藥兩疏宣付史館

志選一疏不已繼之以再
何其恣耶

經略遼東高第上言我國家居中制外邊鎮攸分故聞
一鎮之封疆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
于別鎮無相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邊道兵馬入衆
潰散不一暫擇其老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爲衆將之領

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也不
意山海中都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各色夫惟
督師樞輔及經略重臣間節制五鎮之特勅以專遣將
調兵之大權也豈間以一鎮總兵而節制別鎮總兵者乎
不過假此名色白道曰吾爲武督帥武經略也居于巡撫
總兵之上非惟獨擁驕傲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
且總攬兵官致院道顧忌而不得稽查兵領衆將畏憚而
不敢自展籌略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耽悞矣從今
削去節制經理濫銜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
之銜庶職掌明而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

練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爲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身武弁。與文臣不同。握兵馬重權。每易爲驕蹇。故舊制總兵初見軍門。必披械恭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不敢恣肆。臨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

祖宗朝立爲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京。夤緣要議禮部。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送出門。看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制也。此變壞。

祖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衰向。其權輕矣。又何以威肅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

禮部副行
六部中自

原定舊額盡革去近來弊轍凡總兵參謁披執行禮舊文俱為改正體統正而紀律不紊矣

命修建均州淨樂宮

均州城內有皇都淨樂宮歷代祖宗崇重福地不戒于火者該管衙門嚴行究治城樓

刻期
修建

禮部接出

聖諭朕弟年已長成禮宜婚配爾部便出示京城內外官員軍民人家父母行止端謹家法整齊女子年十四至十六容貌端潔德性純美言動威儀咸合禮度者許赴官報名聽候選擇應行事宜爾部便開具來看故諭

吏部接出

聖旨朕覽皇極殿豎柱升梁工程已有次第三朝曠典於焉肇新萬世丕基成之有日惟

天地祖宗之顯祐亦內外執事之勞賢輔臣密勿贊襄區畫備至各官虔恭厥職拮据惟勤朕心嘉悅特用加恩首顧秉謙加尚書俸仍賜坐蟒一襲丁紹軾黃立極各賜蟒一襲兼官如故馮銓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各賞銀段表裏各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以示眷酬內臣魏忠銳意圖謀殫精襄事况多樽節倍著苦心歲加祿米一石石石其督王宮黃克績等各加俸一級賞銀紵絲表

裏崔呈秀陞工部右侍郎李養德加通政使楊夢袁欽六
僕寺卿各賞銀紵絲表裡潘達等各賞銀

進封皇貴妃傳制謁告及百官稱賀俱免宮中禮儀照天
啓五年例行

刑部接出

聖旨園扉重地屢旨戒嚴火燭主事林谷益踈玩失事降
三級調外任堂上官不行申飭反稱夙夜在公成何政體
姑不究李如楨身犯重辟却又不加小心并與獄官吏痛
責示懲

冬至遣侯陳良弼等伯衛時春等祭長陵等陵

臨雍禮竣優敘孔聞範等三牛俱准送監。

南戶部員外胡芳桂上疏自辨糾叅原任御史胡永順陸師贊易應昌房可壯并通判歐騰霄削奪。

削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職追奪 誥命。

逆黨指捕試錄內有虜主英主等語又該其父子參門戶並列天津故也。

遣行人葉送大學士周如盤馳驛回藉調理。

遼撫喻安性以病免歸。

改田吉兵部職方司員外贊畫遼東經略軍務。

命各撫按刻宗藩限祿成書以便遵行。

御史李時馨叅須之彥熊明遇。

南星前錄
嘉定府趙
州尚已縣
人

戊趙南星不准收贖

伴定巡撫郭尚友奏云趙南星行堅意傷口是心非進
退朝廷之權居為奇貨統均冢宰之職藉作招牌託
心腹於汪文言寄耳目于許念敬時出時入緣過付而
為募賓講選講陞憑宵小以開賄徑多金賣奸官美爵
恐君恩破格庸侈戶依門敢違輿論益以雄行逞其
均性而以辣手濟其貪心真濁亂乘銓之規而貽良萬
年之厄者也計賍役戍罪當情符第年逾七十收贖亦
例則罪窮于法矣若趙清行南星之子也王中寵南星
之外孫也唱和相應表裏為奸或時屈呼或提線索則
共開幕夜之局得百則百得千則千各潤貯錢之囊阿
翁明知其情乃誑聲而作啞雨犯將通其竅似掩耳以
偷鈴即今完贖不分兩家可知受賄並為一手按法定
罪並遣何疑即家人共犯清行似在果切之條然南星
業已收贖清行各自有賍固不得以罪坐家長從未減
也周卿潘一鳳行求
枉法理當厥辜矣

刑部主事彭參疏論前任安慶知府陳標同知徐日升奉

聖旨彭參原係左光斗私人見其事敗反借題解釋前疏留中如何又來請奏并陳標徐日升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王時英疏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削奪

工部侍郎胡世賞閑住

內言可法以結交趙南星而職升巡撫唐暉倚仗門戶而取銜胡世賞則以鑽營而得職試較斯時視之其能超然免于評論之外者幾人哉

御史梁夢環疏參唐世濟閑住張濬徐如翰削奪

疏中誣世濟黨邪陷正張濬爲袁化中死黨如翰獻身門戶逆網羅人至此而極矣

逮楊州知府劉鐸

僧人本福偶撰釋贈詩三章至京師為逆黨出

王慈民遷執縣坐詩詞為訛訕

朝政下本福鎖撫

司獄而并逮釋

禮科張惟一陳關門積弊奉

聖旨這六款中關門情弊經臣宜痛加整革撫賞濫惡白
騙官民且挑虜募許入張早山諸棍着巡按御史嚴究追
文武和衷以克敵有濟登撫或裁或調着該部上緊從長
酌議具奏

一曰屯田之弊與屯本以佐餉關門後言之然不惟五
丁力作不足償一丁之餉試問歸屯各軍錢費二十餘
金未之或艾也即京運歲額多寡爭之遲速較之昔那
曹減得分毫而徒驅迷糜之兵丁操自弁之備撞餘關
之外是處膏腴瓜田彌望者皆鎮將堪為養廉遠而饒
者始為軍屯薄野荒蕪小民始拚生而趨利焉必若因

仍而無變計也種之利在武弁而不在于朝廷惡取此塵版土羨乎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日材官之弊大營伍之中累累橫金者盡官也委用不由道撫一營多至百員曩見于戶科疏參者槩可知矣將官而設旂鼓白丁而營加銜詳審振練等營副將守備等官在似用不用之間居不職不守之職其有人浮于缺者又開正副以廣其額山人星客故舊親知群聚之以噉我公廩者實頗有徒且所領軍丁多者百名少者五六十名操縱何以自由而濫濫之弊不反似此贅疣國家曾易資其半弊之用而徒收耗霖爲乎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日漁實之弊平來不覺多金以與西虜者以方有事於奴耳然其積弊不勝窮也吃食言之酒內卓席有定額亦有定額委官一輕改而二之盤夾一千已冒却五百金分矣且虜人來去登殺緩急之間悉用破之熟酒而諸虜之所不得絲毛沾者也至置買花紅總屬無益預指官銀以資情面更留一半以備打點此至給賞仍多刁措如九九之數應璫段者開以毛青市四五毛折之其控花放段官裙之類莫不皆然嗟此等省法何不還之京制廷且通官總委後鼓

手而提其索講數不多則獲利不重故今日加
加資黠虜之價爲挾哉若輩啖之也虜入得貨或與
惡或彈駝載仍減價而沽之乃收買之人又半屬通委
夥計如許張早山輩皆赤手窮棍不過私動撫賞之銀
買得之而仍替以縉之買撫賞之官賣者取利甚捷買
者又爭落脚價通同作弊一線串來買入而賣出之賞
出而買入之祇將

朝廷銀貨輪轉胃破而官銀如注奔赴諸奸之壑矣不
但耗餉更挑戎心柰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日韜卓之弊
關門車營十二每營戰車一百二十輛每輛以二小車
佐之每車騾二頭夫二名月餉七兩二錢詢其故則曰
馬運糧用也夫軍丁領糧近取海固月纔一次耳即師
行之日火器衣糧自有偏廂騾馱堪載此易爲者也不
過揆運輓石備公解舖舍之修整已耳不則貪弁用之
懶載西成之刈獲已耳私攬商貨漏出之以規厚利已
耳其委官賄通將領作法而隊騾負餉者更多也計歲
糜二十餘萬金而留此無用之物令人不解奈之何不
嚴核之也一日軍器之弊窳不計利與空手同自入關
打造開有平石門等局歲費數萬金項皆以一月十匠
役強乎鬼名罷械一埋瓶鉄軍丁歇票而不願領者聞

且山積矣。近日裁革幾處，畢竟此物費却許多金錢。悉
上置之耶。即着落差手者，變價還官，或造充用，亦不
至出其侵冒之生。須使足壯營伍之氣色，豈便以爲厲
而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營馬之弊。招買馬匹，散費
不貲。然後次赴額之銀，尚未到手，而所買得之馬，死
且過半。豈盡馬之不意哉。非給發者侵扣實路，其端則
驗收者常規之熏心，而私情之謂。而故每匹官給十八
兩，而或以十全六七金得之。款段羸弱，曾過而問焉，未
領到手，無意僕養，即有存活，皮骨殘廢，豈有無之教
乎。且有將官駕言草料貴，若就彼堂王之說，而實則
設法吞取馬乾者，有馬獨不殺，而日歸分肥者，有閹營
並派號小馬，銀而私置，塗馬以民充者，皆之私騎。並歷
悉仰給于官。各道府之說多趨求，而行伍之馬，群空
矣。南臺裁革之說，不爲無見。奈之何不嚴覈之也。

御史田景新、叅兵部侍郎唐世濟、工部侍郎王惟儉、閣住
左通政王孟震、廣西布政李守俊、江西叅政蔣謹、制奪。

疏中言：唐世濟作夏嘉遇盟主，爲左光斗先鋒，此猶一
時傾情之借景，獨証其反復變幻，諱張閃爍，則百不可

解者夫世濟居鄉無赫赫名所交無匪類清真恬適
如布素其在仕途可以類推矣若裴梁夢樓之故智
風吹燈嗟乎其有不被撲滅者哉至以王惟儉爲結納
當路屢虜遷轉王孟震巡視桑榆爲喬應甲所糾投身
東林驟躡銀臺誰李守從重贈陳子廷宗蘇高舉龍得
遷臬長慈謹爲譽昌期莫適交專以談訕爲業舉之類
瑞無計非以門凡汚以賤私何以還傳擊正人之威
而博逆端之一快哉

禮科李恒茂奏陳目擊時艱奉

聖旨近來仕途壅滯皆因該部不肯任怨裁抑以致人情
日競即如收教不及三年郎署營差任意成何政體吏部
司官無缺先推遷轉太速尤非舊制莊欽鄰未滿六選破
格先升圖便已私懷亂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皆學無狀
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扶克儉臃腫之態朕

國朝名臣金 卷二十一
所親見着冠帶閑住以後選郎再有不及六選借教職考
選爲名擅自升遷者照莊欽鄰例重處不饒該科記着這
本內楊漣左光斗竟不書名豈奏對之體姑不究

尚寶司卿吳殿邦一本孤臣危言事奉

聖旨樊王家逢迎救黨誣害鄉紳借名窩訪打劫多命故
入人罪慘殺異常且違禁抽稅至十萬餘兩奸生貪縱可
恨着削了籍爲民行廣東巡按御史并衙門李榮吳光提
問追贓具奏其無辜羅織諸人遵恩詔即與查釋陳保泰
着該部院從重議處

刑部奉

聖旨沈有瑞欠贖銀一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伊子沈天挺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慎言周宗建提問追奉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併着嚴追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

吏部奉

聖旨聶心湯貪穢著聞與韓浚輩事極可覘察處浮躁未盡其辜着削了藉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張樞一本直糾邪黨事奉

聖旨陳伯友附袁化中周朝瑞而驟躋通顯茂殺中借援左光斗顧大章而至擢清華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

日事錄存錄 卷三十一
奉詔命

原任貴州總督蔡復一卒

戶部奉

聖旨李承恩王昇養贍地土盡數還官其截扣見年子粒銀三千七百餘兩着該部科道查收以助大工

平遼總兵毛文龍解進俘夷奉

聖旨海外頻報俘數勞績可加但不係頭目渠魁告獻未可輕舉着該部酌議行

御史徐揚先叅工部侍郎董應舉

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太保賜廕建坊褒其好

義施仁也。

汝寧公慈仁爲政而於便民利物之事無不力行如邑鄉而賑窮恤苦松江而設渡拯溺其在南工凡河渠受橋無不修舉理及築丹陽道綿亘二百里削險使夷石葺智俾士商車馬如游樂郊如登坦途其工費皆設法募助不動縣官一文尤爲奇功俸德云。

十二月

兵部爲海外情形微變，屬邦携貳，可虞等事，職方司案呈送兵科抄出武之望題前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爲照。國家兩大局，一在閩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閱成敗之數同，其兩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相忍爲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者，詭詐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爲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噫，此奴之利，中國之大不利。

也。蓋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文龍與有力焉。雖曰疆
以戎索。至于大典。國家豈不能馳一介往問其故。而
輕置之如綴旒然。倘亦明以封鮮之德。于毛鎮。以便毛鎮
之能用鮮人耳。故使他人不和于鮮。而謂鮮人有二心。則
可不謂鮮之携二。竟以施之毛鎮。毛鎮故以豪傑自命者
也。豪傑之作用。規其大不規其細。能爲合不能爲其離。其
不竹竹焉。爲一麗紙麗參與之較。往來之厚薄。明甚。不縱
耕牧之遼人。實逼處此。以爲鮮人。樵蘇憂明甚。而嘖嘖以
爲言者。或亦少資其餼廩。牽縷以命征繕。而所云米價不
償。正如秦之輸管。借以爲沉舟之役。亦未可知。又或者營

室須知直以退爲進，而所云相保無虞，免守土責，正守土
牧之收保借以爲破胡之役，未可知，但謂之守土，守鮮土
平，抑守遼土乎？守鉄山之謂守土乎？抑守須彌島之謂守
土乎？毛鎮于此，必有所以審處矣。今據揭報李适等之叛
主也，該鎮撫不憚出徧師躡其後，爲之撲滅之。韓潤等之
勾奴也，亦何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而鮮人所由終
始給我，毋亦是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彼有內變，我則靖之
彼有外侮，我則驅之，使封畛五略，大有寧宇，正文龍今日
事耳，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
于尹義立之爲內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

庶未來京、無憑譯密、且義立之叛、蓋叛鮮也、且宜就鮮國
爲內應、原不須謀差

天朝而後爲內應、縱使其人其事誠有之、亦第俟其來、爲
之羈縻于此、以徐觀其變、或于其竣事而返也、付之該鎮
解俘官、伴與俱往、聽鮮人之自治、亦甚易事、其現在陪臣
令館人、槩行記訪、不得私易禁物、自有與屬者在、至云聲
東擊西、此真毛錡慮患之用、不得不預防者、即轉而爲關
計、自宜因而戒嚴、倍修守備、况近者佛河之鯁、閔上後如
一轍、凡有守土之責者、盡法無蠱、而新是圖、猶懼不及、而
尚敢爲此泄泄、豈所教

皇上遠爲照獨爲斷撫不去制鎮有此一番易置將去自
一新必有國手之錚錚者後起以應其求而先聲以奪其
氣何鮮之不効順何虜之不効款而又何奴之不成擒矣
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淵尹義立
革着朝鮮國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
嚴飭內備訖察非常以消窺伺

以楊麒爲總兵鎮守山海經略遼東

御史倪文煥疏叅太常少卿金世俊撫按提問追贓副使
米萬鍾叅議王繼謨削奪

蹟內言世俊爲左魏私人萬鍾出李三才門下繼謨爲王之宗私黨大約以門戶統之者居多

削奪原任太僕卿馬孟貞易州道副使韓奇象原任吏科方有度

爲御史王業
浩所糾也

削奪歐陽調律程學程公鶴冠帶閑住

爲科臣葉
有聲所糾

御史何可及疏叅廣西巡撫董元儒太僕少卿倪應眷削奪

疏中言董元儒陰陽反覆變詐傾危爲世搖惑糾參時
周嘉謨庶幾漏網倪應眷才足濟惡力足文奸與左光
斗呼吸相通淮趙
兩星指使是聽

禮部尚書薛三省請告從之

削奪錦衣衛李不矜周顯祚王受善等

俱以法條門
戶永不敘用

削奪萬那彥

命楊國棟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南海口地方

御史陳睿謨疏叅原任吏部稽勲郎中劉廷諫文選員外

孫必顯大理少卿韋蕃削奪

疏中言廷諫一則郎耳何得置黨破格
改調吏部必顯交遊勢要若謀盜同

御史石三畏疏叅禮部侍郎周炳謨致仕南京工部尚書

沈儼炳閑住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言炳誤爲王之案所薦來嚴辦
無用多議廷杖與王之案同門

御史盧承欽直陳當今急務奉

聖旨奸黨宜清調停宜戒這本說的是曹珍仰主邪盟董
應舉侵撓鹽政李遇知來荐匪類獻媚東林着削了藉爲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一切黨人不拘曾否處分俱着該
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從公查確集議奏請將姓名罪狀并
節次明白刊刻成書榜示海內垂斧鉞于將來以永保清
平之世

號內言原任大理寺卿曹珍以紙銜之性與魏元結怨
王長安講席已爲孔孟之罪人矣反社尤之禍魏元
而尤借題鼠竄幸而瓦全作何觀望工部侍郎董真舉
以特贈之夫與徐光啓使博塞上律圖已爲徐氏之役

一統之中
僅試標連
多人亦已
然其而又
請其基種
應正海內
何事亦于
犯清議

孟矣。道鼓鑄之事。權既握。而尤未歸。其長持益改。是向
肺腸。又如兵科李遇知者。職不知其生。學焉。會其人。然
據舊日遼局。難陳一疏。內荐史孟麟。孫居相。馬正貞。李
若星。鄒元標。輩諸人。稱功頗品。豈非神身門戶。款項東
林者乎。以上三臣。有已經白簡。而未盡駁。幸有未經處
分。而尚仍故物。俱非所以服人心。肅國法也。至如琴
亥。京察。言路。秉工。諸臣。權害最酷。江西道御史苑霖。有
國法久弛。三以三措辨疏。感激指陳。獲罪于善補臣劉
一燦。請封議。謫進藥。移宮一議。不苟附和。取悉于舊
禮。臣孫慎行。列奏。與者。兩載。而遂以浮躁處矣。一待變
察。如并請。教趙興邦。年志。憂。蘇。瑛。與。倒。轉。之。朱。童。蒙。徐
景濂。張。惟。任。俱。蒙。恩。照。雪。士。論。稱。快。而。樞。猶。抱。神。未
伸。豈。非。一。人。之。向。偶。耶。聯。詩。舉。東。林。之。局。勢。而。整。言
之。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張。趾。而。外。其。間。力。量。不。同
流。派。尊。應。之。勢。終。惟。程。之。權。如。王。嗣。孫。慎。行。高。攀。龍。輩
謂。之。副。帥。有。特。筆。舌。之。馳。聘。剝。擊。之。勇。如。曹。于。汴。湯。范
京。史。記。事。魏。大。中。衣。化。中。等。謂。之。前。茅。有。身。名。既。玷。徽
濛。無。賴。如。木。鎮。狗。咬。遇。物。標。陸。而。如。黨。輒。收。之。既。先。犯
大。准。之。端。如。李。朴。賀。煨。沈。正。宗。丁。元。存。等。謂。之。敢。死。軍
人。有。一。種。人。焉。可。負。強。直。之。舉。脫。濡。沉。酣。之。自。受人。推

戴向隨所錄美耳目既已無主心志亦復不靈如孫丕揚鄒元標者謂之士木魔神之數臣者或身已退矣而不嚴錮其退無以壯進者之節或人已歿矣而不追論其或無以梳生者之理

聖鑒精明如果職言不謬將曹珍董應舉李遇知重加斥削而仍物六部院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既其弊罔無地倒訥無期而後太階可因盛治無虞矣

御史趙胤昌疏論輔臣丁紹軾議遼東總兵馬世龍去留反復不忠犯人臣之大戒

刑科潘士聞疏叅大理寺少卿吳之皞四川道御史舒榮都原任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工部員外何顯宗削職爲民追奪誥命

御史王珙疏叅方大任問徒追贓

錫毒之說者不得爲名御史于是藥人口吻唱狂無忌
存左光斗存錫連諸人參黃克纘參范濟世諸君子緣
索一畏手口俱動是其邪而翻焉者也御史楊新期黨
邪害正職不具論其深可恨者在俯聞曠一議
御史劉宏光上言聖朝邪正已明奉

聖旨該自省以程國祥姻婭濫厠京兆賴良佐以李日宣
友黨冒列清華張篤敬以王圖心腹復張邪焰都着削了
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邵輔忠姚宗文劉廷元起用已
久着催他速來到任其餘的該部酌議具覆

跪言該自省以姻婭之程國祥多方調護得邀京兆刑
科賴良佐以李日宣厥力周旋遠借朝而上進南京禮
部主事張篤敬以王圖倚爲心腹左魏仗爲爪牙益濟
自魏大中黃尊素株心辣手而外誰非受門戶之禍其
涉者職不暇一一悉數亦孤忠自許之節輔忠百折不
回之姚宗文赤心自意砥柱狂瀾之劉廷元主璋鼎彝

之品景星慶雲之望屢列荐剡已登啓事然懣懣
何時望風旆多馳邇何不速就鶴班而乃依依鳴鑾之
哉又如捉持被逐之施榘守正不阿之馬從龍與銓清
正之千倫或爲同官之所推轂或爲輿論之所許可

刑科蘇兆先疏祭

周布令御史蔣允儀趙延慶何奉

疏內言希令諫殺身邪黨冒列正卿蔣允儀東林渠魁
把持丁巳祭典雖經例轉未盡其辜趙延慶何奉取
與援張問達
侈口軍功

文書房廬出揭帖奉

聖旨朕弟信王婚禮合用府弟着該衙門上緊修蓋務

要如法堅固毋得滲漏虛費工程該衙門知道

又揭帖奉

聖旨皇子百日命名內閣議名來

賜工部尚書黃克績馳驛歸

改陞登萊巡撫武之望爲南兵部添設左侍郎

以島帥不受駕馭與之不和故也

御史吳裕中再糾閣臣奉

聖旨次輔丁軺軾

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即首論廷弼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實心爲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歡吳裕中乃以鄉賤兒女之情輒敢趁空乘杌逞其報復欺肆狂悖詆辱大臣顯與廷弼一雉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擾亂本當從重嚴鞠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牽來

門前着寶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衙門知道。